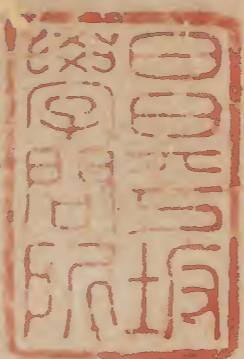


先哲叢談

四



庫文閣内	
和	類
一六〇〇六	號
一三	冊
五七	兩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6006
冊數	12 (4)
函號	157 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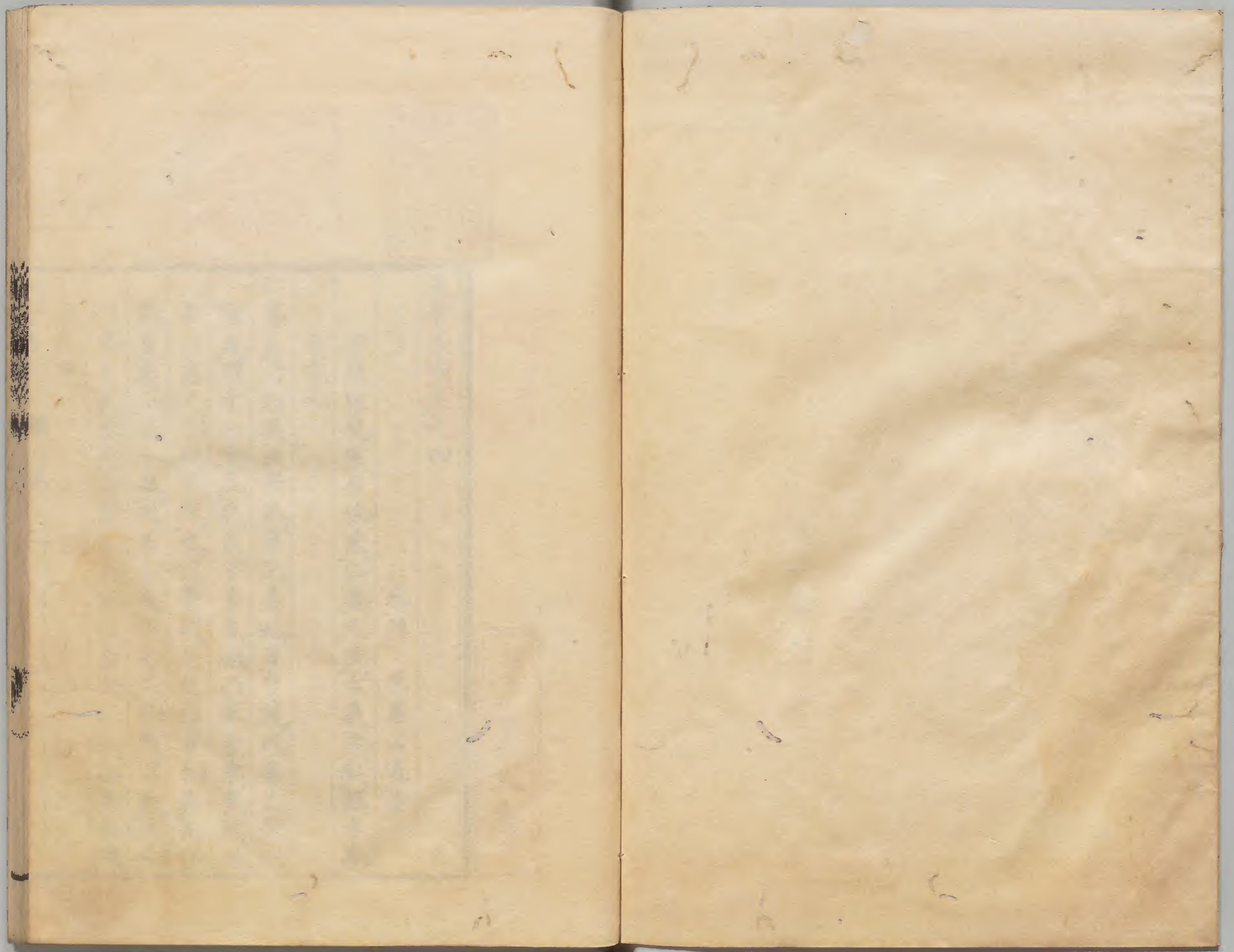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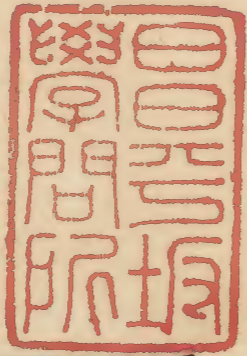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先哲叢談卷之四

北總 原善公道著

伊藤維楨。字原佐。號仁齋。又號古義堂。私謚古學平安人。

仁齋自幼穎異。挺發異羣兒。其始習句讀時。意已欲以儒焜耀于一世。及稍長。堅苦自勵。而家素業賈。故親串以為迂于利。皆沮之。曰。學問是彼邦事也。在此邦固屬無用。假令能之。不易售。不如為醫術。以致生產。仁齋不從。當是時。家日衰謝。沮者愈不止。而其志確乎不變。

淺草文庫

年十九從父過琵琶湖。有詩云。古來云。此水一夜作平湖。俗說尤難信。世傳詎亦迂。百川流不已。萬谷滿相扶。天下滔滔者。應憐異教趨。又登園城寺。絕頂云。山行六七里。往到杳冥中。船遠閑閑去。天長漠漠空。嶺環村落北。湖際寺門東。男子莫空死。請看神禹功。識者以此知其志之所存。

初奉宋儒著大極論性善論心學原論等。及年三十七。始出己見。故其說無論早晚有異同。而古學文集。襍載之。是東涯之孝思。雖非定見者。不忍棄之云。大高坂清介著適從錄。以駁仁齋。弟子持來。眎之曰。先

生作之辨。仁齋笑而不言。弟子曰。人著書以恣議。已苟辭不塞。豈可默而止乎。先生而不答。則請余代折之。仁齋曰。君子無所爭。如彼果是我果。非彼於我為益友。如我果是彼果。非他日彼其學長進。則當自知之。小子宜深戒。為學之要。惟虛心平氣。以為己為先。何毀彼立我。徒憎茲多口。

後德大寺藤公好學。時集京師諸名儒。使其相討論。以聽其定說。時仁齋年方壯。亦被召在列。諸儒皆初怡聲下氣。以辨說。而及各不相容也。努背立說。諠譁不已。仁齋獨坦夷溫厚。終始如一。竟舉坐皆歸之。

嘗夜行郊外。劫賊四五人當路立。各按劍曰。吾徒不醉不樂。今無酒資。客若欠腰纏。則自脫衣裳供之。仁齋神色不少動。曰。今日適無囊錢。敝緼袍脫以遺之耳。且問汝輩常以何為業邪。曰。昏夜橫行。掠奪以自給。是其業也。仁齋曰。以若所為為業。吾何拒焉。輒脫服以授之。將去。於是賊止。仁齋曰。吾儕草竊為衣食數年。未嘗見舉止如客者。抑客何為者。曰。儒者也。曰。儒者為何事。曰。以人道教人者也。所謂人道者。孝於親。弟於弟。不可一日無者是也。人而無道禽獸焉耳。言未畢。賊皆頓首涕泣。曰。意君與吾鈞是人也。而事業

之迥異如是。吾甚耻。願君宥吾儕罪。今而後飲灰洗胃。謹奉教于門下。遂皆改心自勵云。

嘗過花街。娼家使婢邀入。仁齋不肯。婢曰。小總而去。於事無害。郎君其勿辭。直牽袂上樓。仁齋固不知為倡家。中心私揣是非。內交於吾。又非要譽於鄉黨朋友。蓋輕財敷德。施及路人也。啜茶喫煙。厚致謝而去。渠亦見其狀貌。殊不類冶郎。不強留也。仁齋歸謂弟子曰。今日偶過市。一家使小女迎余。途延上其樓。則綺窓繡簾。殆為異觀。畫幅琴箏。陳設具趣。而婦女六七人。盛粧豔服。不知其內人邪。將其閨愛邪。出接余。頗

款洽。臨去。矚其庖中。亦美酒嘉肴備。辨宴席。不意今
之世有樂善好施如此者。

大石良雄取贄仁齋。一日來侍其講書。而時時睡弗聽。
衆皆匿笑。退後垢罵曰。惰懶如彼。不如不學。仁齋曰。
小子勿妄謗。以予觀彼。非庸器。必能堪大事。

某貴紳珍襲一石。大如量。備五色。一日召仁齋。眎之。仁
齋視者久之。曰。此石生龍。非人之可愛重者也。請遠
棄之。郊外。貴紳不悅。然其不安也。遂結茅茨于原野。
置之。居十餘年。果雷雨驟至。霹靂一聲。茅茨破壞。有
龍從石中出。騰空而去。

有人為狐所魅。諸術不能辟。適聞仁齋之德。能服妖。招
請之。仁齋至。口未吐一言。狐懼服謝。罪去。

仁齋家故赤貧。歲暮不能買糲。亦曠然不以爲意。妻
踉進曰。家道育鞠。妾未嘗爲不堪。而獨其不可忍者。
孺子原藏。未解貧爲何物。羨人家有養。連求不已。妾
雖口能譙呵之。腸爲斷絕。言訖泣下。仁齋隱几閱書。
一言不爲之答。直却其所著外套。以授妻。

仁齋謝荒川景元惠金。詩云。討習研磨二十春。恩如父
子最相親。受金不謝。元非傲。適爲君情厚。且真東涯
題。後曰。先人作此詩時。予未冠。尚記其事。云云。由此

觀之仁齋年五十七八家猶寒然先是肥後侯祿千石招之辭以母老侍養無人世復安得其心不為利祿動如斯人者乎

左右比屋戮力濬義井仁齋聞之出欲共焉衆皆曰吾曹成之足矣何役先生為仁齋曰敢不謝義之辱乎雖然余及此井既與衆不異今豈有獨不與之理乎遂執綆分其勞

仁齋實為一代儒宗天下學者四面來歸之東涯盡簪錄曰先人教授生徒四十餘年諸州之人無國不至唯飛彈佐渡壹岐三州人不及門執謁之士以千數

邦俗立春前一夕撒炒豆高聲叫曰福內鬼外殆不類於兒戲乎而仁齋必著禮服行之家其不好為崖異者如此

嘗率門人數輩徜徉梵刹見佛即拜門人不悅曰先生恒力辨釋氏之非而今拜其像者何也仁齋曰釋氏與儒異然而過其地不禮其主可乎

凡唱一家說以為已始得道者自非其黨外視如冠簪至如仁齋於其不信之者亦不能不推太宰春臺自視甚高常所評隲雖其師祖徠猶有所擇然其漫筆云伊仁齋豪傑之士也所謂不待文王而作者也物

先生亦豪傑之士也。然後伊氏而出。故其學雖不本伊氏。而不能不以伊氏為嚆矢也。又曰。余嘗見伊氏而與之言。觀其貌也。恭聽其言也。從余故以為君子。又曰。仁齋有不可及者三焉。學不由師傳。一也。不仕二也。有子東厓。三也。物先生不有一於此。又祇南海木門高足。固與仁齋異趣。而其送高生序曰。聞世有語孟字義之書。索而讀之。於是始知京師有伊藤君者。予雖固拘于茲。不能一接見。苟觀其書也。則可知其為人也。觀夫至言要言。左右聖賢。以鞭箠邪說。奮然把麾為世先登者。昭昭乎見于筆端。使人驚見。猶

景星卿雲。可仰而不可企也。嗚呼。是豈今之人也哉。抑古之所謂超然獨立者歟。

伊藤長胤。字原藏。號東涯。又號慥慥齋。私謚紹述。仁齋長子。平安人。

東涯經術湛深。行誼方正。粹然古君子也。嘗謂集會弟子。曰。昨買一匣于骨董肆。置之几側。以藏抄冊。甚為便。乃使童子取之。陳於前。曰。余欲令工新製。如是器者。有年不意。既有鬻者也。弟子視之。則藏接柄三絃之匣也。接柄三絃。隨其用捨而折接之。於是互相目而不答。與田三角進。曰。先生未知邪。此物娼妓藏三絃之匣。請卻東

涯正色曰。小子勿妄語。三絃柄長。奈何藏此短匣。嘗值一小囊。遺於路。見以為藥物。使從者舉之。解囊而視。則內有十餘金。東涯忽擗蹙曰。此當候遺者。而還之。即立其地。以待者良久。日將昏黑。遲遲而去。歸置之閣上。及伊勢巫祝至。付以納大神宮。又嘗夜更歸途中。誤洩防火水桶。去者里餘。始覺其為貯水。則還而扣戶謝者再三。明旦又遣人洗滌之。東涯與徂徠同時各鳴東西。而徂徠每臧否東涯。不置。或遇自西至者。即首叩以東涯所業。東涯異於此。管麟與至。日出徂徠贈已序。以見之。麟與出。東涯曰。物

氏文。譬猶蒙鬼臉。恐喝孩兒者。奧田三角多年親炙。東涯聞其評隲徂徠。唯此一言耳。

弟子嘗持徂徠天狗說來。眎東涯。時北村可昌。松岡玄達。在坐。同觀極口刺譏之。而東涯喑不容一言。二生曰。此文非啻聾牙不成語。而說亦可謂不通矣。先生以為何如。東涯曰。不人各有見。何必輕駁之。况其形容天狗之狀者。盡矣。今之秉筆者。恐不及二生大愧。東涯時俊傑輩出。各豎旗幟。以自振一方。而紹述文集二十卷。不有一言及之者。識者以為難。

東涯聲動海內。四方後學多輻湊。管麟與既入徂徠門。

又心鄉注東涯遂負笈赴之。徂徠固不為意。春臺內甚不平。各有送別詩。徂徠云五十三驛莫言難處。處山川秋好看。明日先從函嶺望。如絲大道達長安。其二揮鞭意氣愜秋涼。才子奉恩遊洛陽。但到西山紅葉好。錦衣相映早歸鄉。自書扇頭以贈之。春臺云田郎妙齡好遠遊。一旦尋師西入周。天邊月落函關曉。雲際星流渤海秋。周道如砥任奔走。那識古人骨已朽。到日試問柱下官。往時老聃今在否。麟嶼造東涯。出眎之。東涯一見且笑曰。物先生襟度郭如可想。見大宰子亦慷慨有氣節。

東涯音吐甚低。且訥訥如不能言。對門有菹桶匠。其篋束聲亂。東涯講書聽者每苦其難分。

或曰東涯辨疑錄答貝原益軒大疑錄而作之。此言不然。辨疑錄一拾仁齋遺漏。以主張家說耳。其題辭曰先君子體沈潛之識。奮獨得之見。一片婆心和盤托出。雖微言精義。剖折無餘。而初學晚進尚煩問。因敘舊聞。參以新得。筆為辨疑錄四卷。以為答問之資。

東涯餘力工臨池。片紙隻字人爭求之。而其錄經語必以楷字。是以間有詩賦諸語。作以行草。人疑為非親筆。

東涯生三男。長次先天。臨送喪。弟子數人哭于柩前。時一僧來弔。謂曰。當悲哀如是時。諸君豈得不信。吾無常輪迴說乎。木村源進毅然曰。吾黨若信。道不篤。至如今日。或殆為左道所惑。僧默然。

名物六帖。人品人事器財三帖。皆奧田三角所校也。而器財校正。人品人事誤。魯魚謬引書。此器財。東涯在日。即就其家。真本校刻之也。二帖。東涯沒後。三角以其草寫藏於己家者。刻之。故舛誤甚多。東涯男東所嘗更校正二帖。云。然其本未印。則無人知之者。

東涯門人高養浩者。叛師奉宋儒。著時學鍼燭中紀。東

涯之學行。頗為詳悉。乃撮錄于左。客曰。敢問東涯先生之為人如何。曰。溫厚之長者也。博識洽聞。不減祖徠。惜哉。性過謙讓。而智乏。施設學。包衆美。而才短。教誨。是以有問則答之。答亦不精詳。不問則不示之。不示亦非有吝。然其於父師之說也。補苴罅漏。張皇幽渺。筆削改竄。可謂有大勲勞矣。童子問語。孟字義之二書。既已刊行。論孟古義。坏撲略具。而成說未完。先生與門人校讐討論。予亦忝在末席。以今思之。論語一書。章章句句。說修為者多。故仁齋之旨。符合矣。抑至孟子論心性。則窒礙不通者。過半矣。故今所刊行。

孟子古義。其實成于東涯削錄之手者也。由此言之。則東涯之學識。未必無異議於其家說。而孝子仁人。豈忍夢寐之發哉。是以當知先生之篤志賢慮。非他人之所敢及也。

東涯墓碣銘。內大臣藤原常雅撰。權中納言藤原俊將篆額。右中將藤原英朝書。世以榮之。春臺與南郭書曰。去年七月平安。伊藤原藏沒。其弟及門生立碣於其墓。華山內大臣銘之。八條中將書。坊城中納言篆額。間者有京師客持其文來示。純中述其弟才藏之言曰。集序亡兄在日。既蒙見允。言華山公許之也。純

喟然歎曰。昔者水戶義公與其世子。共輯明人朱舜水遺文。而自題其名於卷端。且冠以門人二字。當時以為奇事。今者華山公之於原藏也。既許序集。又作墓銘。其人其事皆相類。可謂奇矣。夫義公者。國家宗室。華山公者。皇朝大臣也。而舜水原藏皆一匹夫也。匹夫而受是尊寵。何其榮也云云。

伊藤長堅字才藏。號蘭岨。仁齋第五子。平安人。仕紀伊侯。

蘭岨博學能文。類父兄而舉止端重。其始講君侯之前。對書不講。滿坐汗掌。以為伊人生長乎寒素。未慣說

大人則視其巍巍然而然也中使促不應侯亦訝之既而蘭馮徐曰公坐褥不可講聖人之書也侯聞之遽去褥於是方講說音吐朗暢辯論明備座者皆歎賞曰真儒者也

仁齋有五丈夫長原藏次重藏次正藏次平藏次才藏人呼稱伊藤五藏皆足以世其家學而原藏才藏最著稱謂之伊藤首尾藏與田三角撰仁齋妻瀨崎氏墓碣曰東涯先生緒方氏出而愛護踰親子四子長英仕于福山長衡于高槻長準于久留米長堅于紀藩皆以儒顯

吾祖初年在京師時與蘭馮相友是以祖之母貞順原氏墓記及傷寒私斷序皆屬蘭馮撰之又善書先友不破子讓藏數張以余之家與蘭馮有舊嘗將分贈未果遭回祿又能繪事與田三角跋其墨蘭曰蘭馮好作墨蘭近因道學先生言斷此戲

米川一貞字幹叔小字儀兵衛號操軒平安人操軒父服賈而見操軒自幼嗜書不欲區區逐利命就三宅寄齋學則寄齋期以遠到寄齋沒乃謁山崎間齋請益遂以性行篤學名于世而不干祿仕嘗公侯徵辟並不就仲邨惕齋撰實記詳其行誼

操軒壹奉程朱之說。四子小近書易等外。不欲泛觀他書。舊與伊藤仁齋善。及仁齋唱古義。以非斥宋儒。乃修書曰。朱子得聖人之道。吾子持異言。排之。語養德之學。則為薄德。語講學之事。則無益於學。是謂之聖教。罪人。速改之。則止矣。不則。雖契分日久。不得不絕焉。其言切至。而仁齋不聽焉。遂贈絕交書。

操軒所友。皆一時知名士也。如藤井懶齋。仲邨惕齋。貝原益軒。當世以君子稱。則其取友。豈得不端乎。而皆與操軒交睦。及沒也。各悼惜。以紀其學德。而益軒所錄。最足以想象其生平。曰。先生之為人。也。明敏而有

志操。求福不回。其接人也嚴而和其處事也敬。畏而不苟。其出言也辯而有序。聞焉者不厭。其為學也純正。專好經術。平日用心於程朱之書。最勤。不好雜書。文中子所謂不雜學。故明者。其此人之謂乎。前後略

藤井臧字季廉號懶齋又號伊蒿子筑後人

懶齋初稱真名部忠菴以醫術宦久留米侯嘗療一病者而不起自以為誤治所致於是慨然投匕辭事乃入京專修儒業晚以近其先塋所在退居于京西鳴瀧村超然絕世累其學宗紫陽高談性理一時褒然有隱君子聲

懶齋本豪氣及老益慷慨。每曰：余有一策。關東若召吾，則兼程而至。即日獻之。朝陳夕死，無復憾矣。室鳩巢與遊。佐其書曰：藤井懶齋，直清亦聞其人。此地有自京師來仕者，素識懶齋，為直清語其為人。有言有德，一隱君子也。孟子以王說齊梁之君，而懶齋心慕之。其言有條理。今不克具錄。常居家，慨然曰：東都若有命召隱士，雖老死於行，必往。至東都，一以此義陳亦足矣。一言之後，使在京縉紳聞之，雖為斷舌，亦無悔焉。足下所絕於言議，而彼乃平生之志在此。想足下聞之，必大惡之。懶齋年八十餘，有子名團平，卓犖喜

兵好說天下之形勢。其父與操軒惕齋為理學友，而團平深為父執所惡。然團平不以為意。懶齋亦不禁懶齋深疾浮屠，閑際筆記多罵詈。緇侶若深州元政，以孝聞者也。然以其所著釋氏二十四孝，取大安寺榮好，謂元政為不知孝道。懶齋多所著，而本朝孝子傳、本朝諫諍錄，志存裨益，世教孝子傳，合倭文有三版，可謂盛矣。如大和為善錄、藏筍百首、徒然艸摘義，亦一片婆心。不為無益兒女。懶齋嘗居官舍，人私告曰：此屋多崇子，勿居焉。人之住此，莫不遭災厄者。予不忍復見子之他日離患也。懶

齋不以爲意。居之二十年。終無恙。乃曰。白居易有山
宅詩云。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信哉。
人或謂懶齋曰。爲朱學者多。失急迫。如土佐野中氏是
也。懶齋曰。野中氏讀朱子之書。而不會朱子之學。此
其所以危國也。

鳩巢於懶齋。本無半面之識。而其推尊之。稱伊葛先生
徵君。懶齋嘗和鳩巢之思。親詩。鳩巢作古詩二首。以
謝之。一則詠懶齋。一則自敘。且志喜云。曰。鳳凰翔。演
漠。時鳴崑山岑。鳴聲一何悲。生平多苦心。所願蕭韶
奏。踰躑託遺音。世路日艱險。下視邈古今。唐虞忽已

逝。岐山不可尋。文彩湏日愛。羽儀世所欽。誰復爲稻
梁。低首從羣禽。飢餐綠竹實。寒棲倚桐陰。自甘隱淪
久。寧辭霜露深。清高有如此。虞羅安可侵。其杜若生
江渚。猗旒被其涯。長風搖紫莖。洪波浸朱蕤。風波迭
驅迫。恐爲衆艸欺。自羞無國香。非復絕世姿。冉冉歲
將晚。孤芳徒自持。高人好奇服。佩芳固無遺。豈料側
陋質。謬辱君子知。掄揚言亦至。微生非所宜。但恨處
僻遠。不植君園池。願早充下陳。朝夕近容儀。

懶齋所交。皆以篤學稱者也。川井正直二十七歲長懶
齋。懶齋爲作行狀。米川操軒一歲長。仲邨惕齋一歲

少。楊齋序。本朝孝子傳曰。伊萬藤丈人。愚受其知。久而所兄事也。

懶齋姓藤井氏。然題署單用藤字。此不啻去井。又於藤字省艸也。此事不類。懶齋為人可怪。已諫諍錄自序。署曰。伊萬子滕。臧季廉有跋。男撰之。曰。少男藤井理定。殆如異姓者。

象水者。懶齋長子也。好兵。有詩云。驥足未乘千里。風蝸廬縮首。艸萊雄眼前。什物雖云笑。十萬甲兵屯腹中。鳩巢和之云。洛西高士有家風。何事英才慕七雄。狂獠百萬無一事。休將此子上胸中。

仲邨之欽。字敬甫。小字仲二郎。號楊齋。平安人。

楊齋自為童子時。厚重不好嬉戲。七八歲受句讀于鄉師。不煩督責。及長。惟務篤實。不喜浮靡。先世住市中。而楊齋厭其喧囂。遷居幽地。日杜門潛心大業。諸論學談文之外。不敢為泛交。

楊齋於功名財利。澹然無情。雖少長于賈豎之間。不知物價。其家世素封也。而盈縮無所問。嘗為管長所賦。墨親串欲以鳴官。楊齋不可。曰。以私財損人性命。不慈莫大焉。從是家道日湮。而亦不為意。

楊齋凡所學。靡不通曉。天文地理。尺度量衡。類皆能究。

極之。而尤遠于禮。其處家行已。吉凶及日用之間。一軌於古道。言動不苟。踐履足則。又審音律。其所發明者。雖當世達者。欽服之。

楊齋奉性理學。以誠敬為本。深非時輩涉異說。其教人以小學。近思錄。開發之。惓惓至老不少。息室鳩巢與和角某書曰。楊齋一生崇信程朱。始終不變。可謂近世之醇儒者。老夫雖不敢自比先輩。其崇信程朱。則不多讓焉。又兩伯陽橘窗茶話曰。余少歲時以明經為志。如中村米川諸儒。固不可以博學名之。然其立身卓偉。自修謹嚴。亦可以為篤行鄉先生。今則無斯

人矣。

楊齋少伊藤仁齋二歲。頡頏齊名。當世稱曰。楊齋難兄。仁齋難弟。

楊齋饒著書。其筆記詩集傳。後所記四十五部。凡三百十八卷。其鈔梓者十六部。凡百七十四卷。而沒後所刊者甚多矣。若夫後世儒者。其所述作。非身自刻之。則身後終充之。鼠蟲口腹。愧於楊齋多矣。

姬鏡三十二卷。為婦女著之。則綴以國字。其分門略傲小學。而敷衍之。博纂錄倭漢古今賢媛。此邦女誠其克禔世教。蓋莫過此書。鳩巢以其不載義經。妄靜引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以尤之要惟遺一烈女耳何害此編

惕齋行狀一卷門人阿波增益夫奉遺言撰之首載肖像及惕齋自題詩一首其詩云利名雙字胡為者億萬民生俱策驅耆耄弃材悞世計考槃林曲永言娛貝原篤信字子誠小字久兵衛號益軒又號損軒筑前人仕國侯

益軒以寬永庚午十一月十四日生于福岡城中官舍父利貞號寬齋通軒岐家言益軒自幼警敏有殊質九歲就兄存齋讀書多成暗誦及中年入京講學是

時都下名彥胥傾心下之遂以博見篤學名重海內益軒學無常師或以為松永昌三門人者謬矣太宰德夫於儒林最鮮許可其於益軒嘗稱說曰博學洽聞海內無比

初其學無所主於陸象山王陽明說皆有所取焉及後讀學部通辨壹歸依朱學雖然晚年著大疑錄二卷以大極本無極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性有本然氣質理無生死氣有生死及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主一無適冲莫無朕等之說為與聖經有徑庭而為人謙恭純篤其言曰吾幸生于朱子之後而得窺其書

可謂無窮之幸。又罔極之恩也。故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著龜。視諸世之其學未真。輒拾人之短。以為口實者。則霄壤不啻也。

益軒好著書。而救世之心實苦。其所著百有餘種。多書以國字。語極懇切。田夫紅女童兒。隸卒皆便之。與近時所刊行泛泛者。迥不類。又善修養。投老猶矍矍不衰。其所屬綴者不少。六十作和漢名數增補。六十七作大和迴。七十四作筑前續風土記及點例。七十五作諸菜譜。七十九作大和本艸。八十一作樂訓。八十四作養生訓。慎思錄載魏志曰。胡昭怡怡無不愛。雖

僕隸必加禮焉。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於胡徵君見之矣。篤信謂胡昭愛敬之德量不可及。可以為法。如八十讀書不倦。吾雖耄耆亦日夕手不釋卷矣。是為可企及。此自紀其實也。

年三十九著近思錄備考。明年著小學備考。並版布于世。後學因此而進者多云。人見鶴山云。本邦先儒編著固多。而裒輯經傳註解者。以益軒先生此二篇為始。

益軒雖時作詩。素好倭歌。而不好詩。每謂詩為無用閑言語。慎思錄曰。和歌者我國俗之所宜。而詞意易通。

曉故古人歌詠極精絕矣。古昔雖婦女亦能之者多矣。唐詩者非本邦風土之所宜。其詞韻異于國俗之言語。難模倣于中華。故雖古昔之名家。其所作拙劣不及于和歌也。遠矣。我邦只可以下和歌言其志。述其情。不要作拙詩以招中吟癡符之誚。又曰。白樂天以謂作詩者勞心。虛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愚謂此以詩為魔也。其言宜矣。然而白樂天其言如此。而所為不免為詩魔。所惱者何邪。

益軒年八十五沒。臨沒賦詩二首。倭歌一首。詩云。平生心曲有誰知。常畏天威欲勿欺。存順沒寧雖不克。朝

聞夕死豈不悲。幼求斯道在孤懷。德業無成夙志乖。八十五年為曷事。讀書獨樂是生涯。倭歌曰。穀失葛カ但カ獲乙質鴨跋葛粟訥穀穀質失閨鴨速石過儂粟訥幽茂屋密失葛捺。譯曰。顧四往事如經宿八十餘年夢裏過。

嘗居東將西歸。取路于海上。同船數人名姓不相知。雜然相向喋喋相語。中有一少年。元顏談經。旁若無人。益軒喑無言。若無能者。既而及船達岸。各告其姓名。鄉里。則少年始知為益軒。慙然不自容。遂不陳其名。鼠竄去。

益軒讀書之所有二室。一則號益軒。一則號損軒。並自

命也。世或有為姪好古號損軒者。或有為初號損軒。後從書估言更號益軒者。皆謬傳不可信。

慎思錄駁時輩之學曰。游蕩汎濫偏僻駁雜。或云讀書學文之事常多。慎德力行之功常少。或云欲立己說而責人之小疵。動常傷于刻薄。雖有其說是者也。其心則非矣。浮躁淺露。非君子之氣象。其文字雖間有可採者。其人猥陋可賤而已矣。是蓋指徂徠黨也。又斥為大學非聖人之言者。為近世之俗儒。是指仁齋也。此他學術論及異學。非朱子辨載自娛集皆論刺當世排宋儒更立門戶。

存齋樂軒皆益軒兄。而好學有著作。存齋有丈夫子。二曰可久。曰重春。重春承益軒後。樂軒子曰好古。號耻軒。益軒養為子。博雅類益軒。惜哉先沒。

益軒妻江崎氏。名初。字得生。號東軒。才德並全。治經通史。善嫻文墨。工作隸書。又詠國風。常從益軒遊。歷勝地。益軒多著遊記。實有內助云。東涯題貝原翁及妻某氏字帖曰。前時海之西有二巨儒。曰省菴先生。曰損軒先生。先人之於省菴子也。雖未識面。竿牘往來。每相推重。於損軒子也。嘗相會于一楮紳家。而道不契。牛山香月子。筑產也。官于兩豐之間。時時上都過。

訪先人。故平素周旋三老宿之間。而損軒子則特其所親依也。近又遊京。晤予。乙軸則損軒子與其內子某氏之遺筆也。俾予跋其尾。嗚呼。損軒子之書。端好有度。老而不衰。某氏躬孟光之賢。而兼衛氏之筆。皆予之所夙聞。而加之以牛山子尚賢懷德之誠。曷可負其託耶。

宇都宮三近字由的。號頑拙。又號遜菴。周防人。仕巖國吉川氏。

遜菴幼時游學京師。明曆丁酉年二十四。承主命歸鄉。途中有詩及倭歌。編名巖邑紀行。印行于世。其居京

學於松永尺五門。乃紀行難波。吟有昨日上丁日。老師尺五講堂前。各羞蘋蘩評書卷。祭至聖而配大賢。我為公程背此會。幾思師友意悄悄。句。

嘗著日本古今人物史。而中川清秀傳。有書事觸忌諱者。以此得罪。大府乃於巖國禁錮。數年遭赦。於是又入京。壹以教授為任。久之名益重。其遭赦為延寶乙卯六月二十四日。是日山鹿高祐號素行子。寬文六年。坐事幽于赤穗。亦俱赦。

遜菴博學著書多。於四子及諸書著標註。以便初學時。號標註由的。又或稱蝨先生。蓋其標註皆蠅頭細字。

猶蠶著衣故云爾。

物徂徠少在上總時得遜菴標註讀之後介縣長伯南
父贈書稱諸標註以為惠及海內者而此書未致遜
菴就木周南代父復徂徠書曰以與都由的書託嗟
乎的也。以今年春下世乃與孝孺議致之巖邑使的
子文甫祭告墓以成先生之志也。由的吾嘗所兄事
也。學術衰然質行可尚。不當彼其身與先生一相識
今則及墓也。悲哉。

男三的。字文甫。號圭齋。卒于京師。伊藤東涯記墓曰。惟
昔遜菴先生學于松永氏之門。講經授徒。久在輩下。

人所師尊。君夙承家庭之訓。兼從先子遊。天資樂易。
善與人交。家世臣事。吉川家于防州巖國。鄉人嚮學。
君有力焉。

五井守任。字加助。號持軒。大坂人。

持軒其先家大和五井戶。因氏五井。世稱井戶者同出。
于此共一族。云持軒本醫者也。嘗誤方劑致人不起。
慨然改轍為儒。則學篤行修。綽有古風。本多侯厚禮。
辟之。以聞講說。大喜其誠實。一時名彥。伊藤仁齋。東
涯。仲邨。惕齋。貝原益軒。取軒。三輪執齋等。咸以文字。
為交驩。初宗宋儒。晚有所見。不拘守。如其論性。專以

氣質為說云

持軒成童入京居十餘年歸大坂教授此地文學之興以持軒為首南郭復蘭洲書曰在昔尊翁先生唱道浪華海內景仰久矣又學下河邊長流善國風東涯撰墓碑盛稱其學術行義曰壯時家道饒阜為親眷所掩而不問及晚遂致窘迫乃曰若無人相恤則死耳淡泊自守晏如也簡牘往來常揀敗紙用其空白以暴殄天物為戒天資坦率不修邊幅不飾辭說平生不曾言人之惡或與人語言或不當亦不斥之但曰某所不解問問鄙俚之言多所不解苟及問學誨

誘懇至不解不已曾謂人曰某胸中未嘗蓄一惡念又曰人不能為惡者也有書生遽曰吾輩不能然先生正色曰不意君之為人乃爾惡若可作試為之家傳日本紀學治之尤精不雜迂怪不經之說又嗜和歌不務瑣鏤敏而有理又梁田蛭巖作傳曰先生常謂人得能通四子可以識宇宙第一理乃行而躬焉則天下之能事畢矣以故說書循環學庸語孟未嘗及佗此方坊間諸賈命其業曰某屋如所謂茶屋酒屋之類攝人戲目先生謂四書屋加助云年八十三輪執齋作倭歌賀之曰脰暍速乙的但葛狐

續過屋狹密捺肘謁失穀穀祿訥訥栗木貴吉奴都
鞞乙木此陳其德與壽無疆人仰之如日也碑曰享
保六年辛丑閏七月十八日終于家享年八十一傳
曰享保中享年八十卒於大坂僑居

五井純禎字子祥小字藤九郎號蘭洲又號洲菴
持軒男大坂人

蘭洲嗣家學又有重名於世享保中中井鬻菴設鄉校
于大坂尼崎坊三宅石菴主講席蘭洲爲助教焉止
何來江戶遂召仕津輕侯獻替多裨益云然以言或
有不行乃移病乞去有司惜而不爲通數乞終允即

歸休于大坂復教授其鄉校以終其身辭津輕後遠
近爭召而皆不應也

蘭洲博學富著述瑣語質疑篇非物編既行刻于世其
他人勸梓而謙讓不許又兼攻國學世有源語梯三
卷人得益焉其附言曰此書不詳何人所著人或購
得之市此狡猾貪利者盜蘭洲源語詰改刻其題署
也云河井立牧桂山集載倣蘭洲春曙百首倭歌由
此視之又好詠國風

蘭洲文世不多傳余常見其烈婦溺死記敘事曲悉使
人悲痛實是婦女之鑑戒不可蕪沒者也因揭於此

曰烈婦栗女甲斐國田中村農夫之女也幼孤依村
長某家村長愛其為人與資裝嫁同村安兵衛者未
幾安兵衛染惡疾卧在林蔭栗事之身執井臼毫無
厭心晝則代夫耕田夜則還扶助之其暇紡績以供
薪柴舅六右衛門過七十歲每出遊野外必持湯茶
往省之遠出晚歸必迎里門一村人莫不相聚嘆賞
者有年于茲矣嗚呼婦人之於夫也所仰望而終身
也夫疾不事事舅老而家衰豈堪託身矧惡疾人情
所憎且無子而年尚少不捨之改嫁者天下能有幾
人栗女孝且義矣我嗟天道無知洪水橫流夫妻葬

魚腹享保十三年戊申十二月官嘉其節賜黃金
以旌其事初七月八日大風暴雨川流沸騰懷隄襄
陸田中村在其下流夜中人相呼曰水將至避之可
當是之時夫疾病四肢爛潰乃知不可起乃謂栗曰
我死於水汝疾避矣汝不我醜湯藥之煩扶助之勤
銘心不忘今親老汝年尚少幸全生無滅家是所望
也我窘此惡病餘喘無所惜命在旦夕死水則幸也
汝則避矣栗泣曰相親數年臨難委之不祥也語未
畢門外詢詢且泣且號曰水聲近後者死栗乃扶舅
出門外託人曰乞救此翁命舅曰汝與夫來不然我

不獨生。栗曰。敬諾。大人步遲。請先行。妾與良人及之。乃以舅副衣及田地典券。油紙裹之。以託其人。遣之。而後入室侍夫側。誓天以與夫同死。水至。遂溺而死。民屋亦蕩焉。夫妻之尸不知在所。水退。民復其業。聞栗女之志。各出錢物。以修其寘福。瑞蓮佛寺。甲斐國。邑宰小宮山某。具其狀。達之。台聽。且曰。舅六右衛門幸免焉。然去年不登。安兵衛以田質金。以充租。伏望國恩。賜黃金。以優賞焉。則遺老有賴。死者可瞑。且以勵民志。於是賜黃金若干。以養舅。邑宰以賜金。復其田地。以為安兵衛後。且為立烈婦之碑。謀之一儒。

先以國字紀其事。嗚呼。匹婦之微。上動君心。下傳以為美。其名與石不朽。可謂天道無知也耶。

中井竹山非徵曰。蘭洲先生嘗言。徂徠之駁仁齋也。曰。仁齋之於宋儒。一如佛氏所謂有宿寃者。曾不知己之為宿寃。更甚也。蘭洲承朱學於家庭。力斥徂徠護宋儒。然不固執。故其所自得。往往反朱立說。見瑣語質疑篇。

蘭洲與中井甕菴交義相厚。甕菴墓碣。蘭洲紀之。而甕菴子竹山銘。蘭洲墓竹山弟履軒書。并篆額。銘曰。天相斯文。實降先生。襄夫異言。承績往聖。有委有源。通

儒全才。琢詞蒼砥。休風千載。

大高坂季明。字清介。號芝山。又號一峰。又號黃軒。土佐人。

芝山家也。臣土佐。父宜重。致仕而歸田。後至關東。芝山自幼好讀書。比年十八。出土佐入京。來江戶。苦學自勉。弱冠官巖城侯。居若干年。去。又游事稻葉侯。晚以祿不足用。乞休致。不允。尋罹災。侯有重賜。於是作止足軒。記不敢復乞休。

芝山出谷一齋門。廣才博覽。最究性理。又善賦詩。屬文當世稱碩儒。而氣豪宕。自視甚高。每好排斥時輩。其

適從錄二卷。舉撞巢窟。擊蛇笏等目。縱毀罵仁齋。又謝何林二老書曰。陳元贊在洛。而曩相會。朱舜水在此。而邇面晤。潛察厥言行學術。疑弗端誠純粹矣。多猥俚之態。乏彥士之姿。詞賦亦似未英懿。故不欲就而正焉。又答鶴真昌書曰。深州元政。陳元贊。執交吾子。有年于斯。僕在洛。晤語不過二三會。僕當時年少。氣銳不肯下人。唯視元贊為人。卑猥瑣碎。無風雅之致。元政為人。暗弱固滯。無實見之明。或賤或廢。日與同志譏笑耳。又無觀厥詞範之可取也。故不屢往來。不亦惜乎。嘗聽朱之瑜老人往年謝世。心越禪師無

恙否。定知吾子與此二老者。每每清譚。僕嘗邁彼二老者。前後到兩三席。徒談花鳥話。風月而已。殊無一言及學問上。但於心越。則唱和一絕。云云。近來偶逢木老儒。一癡訥人而已。未曾看風彩。曩遇荒景元。贈答詩數章。學力未如幼敏之名也。

明林珍。何倩。顧長卿。來在長崎。芝山每致詩文。乞是正。彼各極口褒賞。至為韓柳歐蘇無過於芝山。自以為然。江邨北海曰。林何顧三人。孟浪謏言。固不足論。而季明信之。自夸毗。遂欠精細工夫。余酷愛季明。慷慨有氣節。因深惜為三人所誤。非過論。

芝山作山崎闇齋傳。大寓貶辭。且附論比闇齋於王荊公。佐藤直方討論筆記曰。頃年一文人著一書。梓行。其中有闇齋先生傳。其立文命意。本以誹謗先生為主。則固非直筆可信者。而言論抑揚之間。陽褒陰貶。輕慢不遜。殊非讀聖書者之氣象也。至於紀事之失。其實則初不述先生之所為先生。而徒稱傳聞無稽之言。不論先生出處履歷之有故而妄載庸夫昏耄之說。嗟呼。可鄙矣哉。且彼於先生有何怨嫉。而詆毀至此耶。今亦不暇一一辨其是否。明者試取其書一觀。則可見彼之為人之實。而知其言之不足以為

證矣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先哲叢談卷之四 終

